



## 中國土地與人口問題再檢討

蕭 銜

四月初，愚在京津杭各報發表中國土地與人口問題一文，以請益

於翁文灝陳長蘅二先生。當時係就土地改革的立場，對翁陳二先生的大文，提出若干疑問，而其結論為下述四點：

一、人類根本有創造生活資料之能力，改良土地利用之可能性尚甚大。

二、中國之地方估計，事實證明不似翁陳二先生之低；人口狀態，亦不似陳先生之悲觀。

三、人類生活標準之高下，根本不依耕地分配之指數，

四、國力之增強，根本不繫於生育率之減少。

此文發表，陳先生於是大發牢騷，在本報報紙上加一篇嬉笑怒罵的答覆，對上述四要點，不做有力的討論，卻引入了國民經濟委員會，

地政學院等等題外的問題。於是鄙人又不得不約略加以簡單答辯。當時因陳先生似為表示不屑多討論，聲明「答覆以一次為限」，鄙人因亦聲明答辯「以一次為限」。這一回合的論戰，可說並無什麼主力戰，除了枝節問題外，歸納起來，只有下列幾點可述：

(1) 陳先生指我太迷信科學萬能，以為土地利用可「從心所欲」，且只知道科學利用，而不知道經濟利用。所以土地縱可改良，而結果會「科學則科學矣，經濟則未也」。

我答以愚所說「人類文化進步，科學能解決人類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問題，當然是指科學的合理可能，並不是說封神傳上的撒豆成兵」，並且原意正以為近代經濟關係，限止土地利用，故第一篇文字中曾舉限止土地利用十大罪狀，均係就經濟方面立論。故換言之，要科學發揮最大效力，當然先要改革現代的經濟關係及經濟制度。

(2) 陳先生再度說明「人口集中太密，以致生活低下」的理

107726 論之合於邏輯，但未舉例證；而舉各國相比，以指愚「人口愈密，人民生活愈高」之論之非。

愚仍答以前者如就一國內而論，與事實恰相反，即人口集中較密的地方，乃人民生活程度較高的地方；至國與國之間，因有他種限制，不能相互比較；後者係陳先生誤會，鄙人並非單說人口密，即生活高，原文已說明「另有其他原因」。

(3) 陳先生辯明西歐各重要國家，每人分得農林牧地可至七八十畝之有根據，但未將根據舉出；而云鄙人係弄錯了單位，誤以英畝為華畝。

愚再列表說明陳先生之說無根據，併說明數字單位早已換算，並無錯誤。

這兩篇文字發表後，我兩人便實行了「一次為限」的宣言，各不再辯。雖政問週刊，因此十分熱心，要我替編一期「土地與人口問題專號」；然當時係由政問社約各專家撰稿，鄙人只負編閱的責任。而且在專號上亦只寫略略數百字，說明專號的緣起；對於這問題的內容，卻一字不提。雖然，這篇專號中，實在有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文字，如湯惠蓀先生之「中國之土地利用與食糧自給」，係就湯先生親身數次遍歷西北西南，實地考察後的實際情形立論，說明中國土地改良可能性甚鉅，食糧自給問題可樂觀。李慶塵先生的「中國糧食需要與土地問題」，係以極科學的立場，說明限止生育，以牽就食糧之不可能性，而改良土

地以創造食糧，甚為易行。萬國鼎先生之「中國今日應採之土地政策與人口政策」，亦說明節育不能減低人口，而增加生產較為適當。黃通先生之「人口與土地問題之檢討」，係原原本本敘述馬爾薩斯主義之導源於資本主義，及其錯誤；與夫我國今日經濟問題之癥結，不在人口之已多。其餘如洪瑞堅、高信、賂美兔三先生之主張，雖不無互相衝突，然亦各有見地。張丕介、郭漢鳴二先生，則係專就德法二國立論，以說明兩國對於人口問題的情形及其趨向。

嗣後有李旭旦君，在南京新民報發表了一篇「讀中國的土地與人口問題後」(二三星期後大公報圖書評論副刊，再照抄了原文，卻換了一個題目為「中國土地與人口問題辨誤」)指明愚之錯誤；但其態度極為侮慢，似非欲做學術之討論者，愚因置之未理；而李君明先生於原報上發表「中國土地與人口問題辨誤之檢討」，以代答辯。這一回合的要點，約如下列：

(1) 李旭旦君以為愚弄錯了華畝和英畝。

李君明先生說明愚已兩次明白聲明，李旭旦君視而不見，未免粗心或有「偏見」。

(2) 李旭旦君指出愚之理論，係建築於拉采爾表，而引用拉氏表，誤以德里為英里。

李君明先生說明拉采爾表不過愚文第二節中所引三家之說之一，與愚所論中國土地與人口問題無關，且根本非愚論之要點，引

用表不過說明土地所能容之人口密度與人類文化階段成正比例，只要李君承認此點，無論其爲德里英里，均無關係，有愚原文爲證。至拉氏原文是否係德舊里，待查。

(3) 李旭旦君引其師胡煥庸先生之統計，以爲「我國人口密度之高，殆已舉世罕見」，指愚不用胡說，而用數十年前拉氏之統計。

李君明先生說明拉氏表非人口統計，併胡先生之統計依據及其統計方法，均有問題。

(4) 李旭旦君引白呂納氏之說，以爲其「地理可限制人生」之理論的依據。

李君明先生卻正認白呂納係樂觀派，引了許多地理學家的言論，證明白呂納氏反對「必然論」，併轉引張其昀先生所引白氏「人類地理學者所倡之「必然論」，已爲今日學者所不取；人類地理學者，以爲人類之發達，完全受土壤、氣候與其他環境之影響，故其解釋，莫不系統秩然，因果歷歷不爽；不知人類雖在宇宙覆載之中，儘有自由活動之餘地，彼極端之唯物論，實爲吾人所不取」一段，爲力證。

嗣後又有任美鏗君，在同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土地與人口問題的討論」，爲李旭旦君張目，然不過人云亦云，無新理論可言，論戰至此，陷於停頓。

直至最近，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秋季號出版，同時載張廷休先生之「中華民族之量與質」及陳長蘅先生「再論人口政策與國家建

設」二文，復涉及本問題之討論。張先生除彙舉統計及事實以說明中國荒地之多及土地改良之可能性外，復說明近人自菲薄其民族品質之非。陳長蘅先生則除洋洋灑灑，大論其人口政策外，復在引言中，再度說明這番筆墨官司之經過，及陳先生的「根據」與愚之「嚴重錯誤」。愚以陳先生既破了戒，於是愚亦不得不再有此作，藉以說明「根據」與「錯誤」之所在。並想在此確定本問題之焦點，以爲各方共同討論的範圍，免得如陳先生所說「打來打去，輸的不算輸，贏的不算贏，社會方面又缺乏正確的判斷力，所以真理不必因反覆辯論而愈明，有時且因反覆辯論而愈晦！」

二  
先來研究陳先生的「根據」與愚之「錯誤」。

陳先生這番總算拿出了歐西國家每人可平均攤得農林牧地六十畝的證據了。不過陳先生自己亦覺得「歐西」的範圍太大了，所以加了許多說明，歐西原來是包括整個白種人的世界而言的！我不願與陳先生斤斤較量「歐西」是否包括「加拿大」阿根廷與澳大利亞；我們且把陳先生所列舉的國家來看一看。西班牙是歐洲一個落伍的國家，其本國高地及邱陵地，要占很大的部份。挪威與瑞典，係歐洲北部開發較次的國家；瑞典素以山脈及湖泊均多，氣候乾燥，寒暑均烈著名；挪威北部素以氣候特殊著名，夏季日不沒者二月又半，冬季五

十日不見太陽，全境為崎嶇之山嶺，荒漠之高原，屈曲之海岸，而人口密度則為全歐洲最低。如以這樣三個國家代表陳先生第一次大作上所說歐洲重要國家，不知陳先生自己覺得如何？美洲的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以及澳大利亞，發展的歷史很短，野蕪未闢，人口稀少，大概大家統知道。加拿大大部寒冷，多島海為世界最寒之地，巴西之「大而無當」，素與吾們「老帝國」齊名；以及阿根廷、澳大利亞等，均係繁殖未久的殖民地。這四個國家原來的土人，多已實行陳先生的口政策，日趨絕滅，白人則尚不願意多來，所以人口均不多，自然是地廣人稀。人口密度，據一九三五年德國統計年鑑所載：每平方公里西班牙為四六·七〇；瑞典為一三·六八；挪威為八·七二；加拿大為一·〇八；巴西為三·六〇；阿根廷為四·二四；澳洲為〇·八六。如照英里算，尚須打二倍半的折扣。各該國農林牧地對總面積之比，如下表（根據一九三四——三五年萬國農會統計年鑑）：

陳先生拿這七個國家，代表所謂「歐西重要國家」，不知拉采爾復生，要否質問陳先生如承認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可稱全世界的標準，不知全世界的學者專家亦能同意否？而且陳先生的算法，不知何所依據，陳先生始終未曾註明。鄙人孤陋寡聞，所得的統計，卻與陳先生的不同，茲列舉如下（根據一九三四——三五年萬國農會統計年鑑）：

國別	別耕	地林	地牧	草地
澳大利亞	一·七%	—	—	—
阿根廷	九·六%	—	一七·九%	五三·四%
加拿大	二·五%	—	—	—
挪威	二·六%	—	二四·三%	〇·七%
瑞典	九·一%	—	五四·二%	二·七%
西班牙	三一·〇%	—	—	—

國別	別可耕地(市畝)	牧草地(市畝)	林地(市畝)	合計	計人口數	平均每人可得農林牧地面積(市畝)
澳大利亞	1,450,000,000	—	—	1,450,000,000	6,400,000	227.7
阿根廷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3,000,000,000	13,130,000	228.3
加拿大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10,000,000	100
瑞典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3,000,000,000	6,000,000	500
挪威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3,000,000,000	6,000,000	500
西班牙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20,000,000	50

李君明先生已代為說明。我與陳先生爭辯的前提，很明顯的一點，是陳

仍舊是無以服人的。  
其次又要說我的「嚴重錯誤」了，我當時引用拉采爾表的用意，  
其大要說我的「嚴重錯誤」了，我當時引用拉采爾表的用意，  
李君明先生已代為說明。我與陳先生爭辯的前提，很明顯的一點，是陳

據上列兩表，可見陳先生的估計，似仍無根據。陳先生亦太「厚道」，  
算人家的賬，係拿總面積與人口相除，甚且謂應將他們的「尾閘」統  
算進去，於是十分欣羨，以為人家可分得的土地多，所以人家的生活標  
準高。而算自己的賬，不但不能照加南洋羣島或馬來半島一帶，且不能  
算入蒙古、西藏、新疆、內地亦不惜七折八扣，格外克己，我們雖「有四百  
二十七萬四千八百餘萬方哩，而國民經濟上可以利用之土地，則僅有  
三百萬方哩，其中農地牧地林地就已用者及可用者合計約為二百九  
十萬乃至三百十五萬方哩，或約合一二、〇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至一三、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華畝，以全國人口來攤算，每人只  
可平均得二十七至三十華畝」總之，陳先生這一次所拿出來的依據，

國別	可耕地(市畝)	牧草地(市畝)	林地(市畝)	其他地(市畝)	合計	人口	平均每人所得土地面積(畝)
澳大利亞	一五、六五〇,〇〇〇	—	—	—	一五、六五〇,〇〇〇	六,七三六,四八八	一,七三三·二
阿根廷	五〇,五七三,〇〇〇	三,三三六,一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一,一五〇,〇〇〇	四,一八六,〇六三,〇〇〇	三,三三三,七六一	三,四二五
加拿大	三〇,七五五,〇〇〇	—	—	—	三〇,七五五,〇〇〇	一〇,八三五,〇〇〇	一,三三三·〇
瑞典	五五,九一〇,〇〇〇	六,六六五,〇〇〇	三三,〇四五,〇〇〇	一〇六,四三〇,〇〇〇	二〇一,九〇〇,〇〇〇	六,三三三,〇〇〇	九·六
挪威	一一,三三三,〇〇〇	三,〇一五,〇〇〇	一一,三三三,〇〇〇	三三,一三一,〇〇〇	六三,六九二,〇〇〇	三,六三三,〇〇〇	一六·三
西班牙	三三,八二〇,〇〇〇	—	—	—	三三,八二〇,〇〇〇	三,六三三,〇〇〇	三〇·六

先生大概承認自然之限制甚嚴，人類的文明，無法打破自然的命運，所  
以陳先生結論是科學可能之成份甚少，須節制人口，以圖「暢遂民生」  
我是迷信「科學萬能」，說人類的文化程度，要擴張土地的容量，所以  
說只要科學發展，經濟關係跟着進步，土地不會容不下人，用不着提倡  
節育，在國民經濟上反是生出其他流弊。解決這兩方面相反的爭點，自  
然是要研究究竟人類文明進步，能否使土地跟着增加容人之量，於是  
我請拉采爾作證。今設能證明人類文化的最低階段土地所能容人口  
之數為一，文化進到第二階段土地可容人口之數便為二，進到第三階  
段的便為四，第四階段便為六，乃至七八九階段，土地可養人之數亦隨  
之增為十百千萬，則吾說便為成功，反之便為失敗。拉氏表的證明結果  
確是如此。今陳先生如反對此說，便要拿出證據來，證明人類文化縱進  
一步，而土地可容人之量無增加甚或竟反退一步。陳先生如拿不出這  
種證明來，便為失敗。統計數字，原僅藉以表示社會現象之歸趨；統計圖

107730

表，便是給人家以一個簡單的指示，並不在決定其實數。譬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謂食糧之增加依算術級數，人口之增加依幾何級數，舉一二、三、四、五、六……與一、二、四、八、一六、三二……各組數字為說明，亦不過示其趨向，豈必問其實數為如何？所以陳先生如認這文化與密度二者成正比例遞增之現象，我的「嚴重錯誤」便無問題，固不在實數之為四千八千，或英里德里。陳先生如不平常心靜氣，研究這個問題，效李旭旦君之輕薄漫罵，則我自然無話可說。否則，請陳先生問心：這個德里英里問題，是否可推翻我上文所下的結論？所以李旭旦君之文發表後，我很感謝他令師胡煥庸先生代我檢查了一下拉采爾原書，說可證明為舊德里（因我並無此書，當時已註明轉引羅希國民經濟原論的，致將 *Quadratmeile* 直譯為「方哩」）至李旭旦君那種輕薄的態度，以為我沒有在「方哩」之上再加一個德字，便是全部錯誤，一切不能成立；我唯有一笑置之，不願斤斤置辯。蓋我即弄錯了德里英里，需要打二十一倍半折扣；但這個土地容人之量跟着文化進步的趨向，仍無更動，明眼人自能見之。不料陳先生今亦效其所為，故意擴大，且指我誤用樂觀估計，說中國每區可養活多少人口，真出我意料之外。我始終未敢大膽做這些材料不完全的估計，亦始終未說中國農業區究可養活多少人口，因這個是需要觀察各種情形而來，尤其是跟着人類文化而進步的，不能呆板計算。即拉采爾表亦未固定，往往只說密度可由若干至若干，或可至若干以上，亦並非定論。如依照陳李二先生的改正，更可證明人

類文化進步，土地容人之量增加之速。因彼時拉氏計算歐洲之純粹農業國，即陳先生等認為地理環境遠較我優之區，每方英里人口尙僅說可至一八六人；而現在歐洲農業國人口密度幾沒有不超過此數。而我國的無錫峭岐鎮，居然可至每方英里二千五百人。即使這個地方已為「人間地獄」，但究已活着這許多人，所以金大舉辦人事登記及調查戶口，能有這個結果出來，拉采爾氏有知，當亦歉然於彼之計算太低矣。既然此地此時，我們自然條件及生產能力種種不行的國家（照陳先生說法），可以有超過拉氏所計算十五倍的人口密度數出現，則將來文明進步，再到如我所妄想的二十三倍半，即如陳先生所說的達四千至一萬之數，又何以定是「人將相食」？這種推理方法，極為平凡，陳先生以為何如？且陳先生似頗駭異於每方哩可至四千至一萬人口之說，我今照抄一九三五年德國統計年鑑所列各國土地與人口統計表上的諸個奇蹟以告陳先生：即英屬直布羅陀海峽地帶，每平方公里羅米達有四千二百七十四人，如換算為方英里則竟達一萬一千〇六十五人；摩納哥 (Monaco) 每平方公里密度竟達一萬六千六百十八人，如照方英里算為四萬三千〇二十四人；梵諦岡市 (Vatikan Stadt) 每平方公里密度為二千三百七十二人，每方英里即有六千一百四十一人。這些當然各有特殊情形，如陳先生所舉西班牙等國一樣，不足作為一般推論的依據；然陳先生必謂每方英里到四千以上的地方，父母將吃了兒子，則上述各處，似尙未發現！

陳先生說我們「不知稼穡之艱難」，妄信科學萬能，制度萬能；我們在整個社會未達到科學進步，制度改良以前，我們無所逃罪。但我要反問陳先生，如不相信科學萬能，制度萬能，而單信人口節制萬能，難道便可有辦法了嗎？我請陳先生設想，如今日之科學落後，制度腐敗，單單節育以減少人口，陳先生便能在鄉村安居樂業嗎？現在人口很少的匪區，陳先生試去過過生活看；陳先生如能，「鄙人當五體投地佩服他們的偉論」，而驚嘆節育主張之神妙；否則，真所謂不知「世事之艱難」了！

然這些英畝華畝，德里英里，或如陳先生所認為係「節外生枝」，今請一併擱置，改與陳先生討論本問題之焦點。

### 三

愚平素對人口問題，鮮所研究，已如前次聲明，如陳先生單就人口問題立論，主張節育，愚決不敢妄贊一辭；雖節育之利弊，愚亦略具粗鄙之直覺。愚所以發為抗辯者，誠以陳先生乃就國民經濟上與土地問題比較研究立論，以為中國地方薄弱，人口過庶，地不足以養人，而與愚平素所知者顯有不同，故率陳所見，以請教益。陳先生如真具研究熱誠，當專就愚所討論者，加以辯正。不幸陳先生「先行作俑」，「節外生枝」，不就愚之結論諸點，作理論或事實之辨正，而引出許多無謂糾紛；嗣後討論進行，遂愈出愈歧，終至離題甚遠，陷於陳先生所謂「以討論始，以對罵終」。愚雖始終不作審詞，然亦已不勝歉憾。故今擬設定諸點，以為

討論中心，希望能完全避免無謂的枝節問題。  
第一、愚意以為人類根本有創造生活資料之能力，改良土地利用程度之可能性尚甚大。

如反對此說，請證明下列數點：

- (1) 人類創造生活資料之能力係屬有限，或科學已無可進步。
- (2) 世界生活資料之供給，已至最高限度。
- (3) 土地已無可改良，或利用已臻最高之集約。

第二、愚以為中國地方之估計，已以事實證明，不似翁陳二先生之低，人口狀態，亦不似陳先生之悲觀。

如反對此說，請證明下列數點：

- (1) 我國地方之估計，確僅如翁陳二先生之低；即中國所能養之人口，已臻極限，嗣後必無法增加其密度。
- (2) 所有社會亂象之主因，確均係人口過剩而起；一切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及本身經濟衰落諸現象，均不過副原因。
- (3) 中國人口狀態，係世界各國中之最惡化者，如再不節育，即人滿為患，無法容納。

第三、愚謂人類生活標準之高下，根本不依耕地分配多寡之數。如反對此說，請證明：

- (1) 人類生活標準之高下，確純粹依照每人平均攤得耕地之多少，各國平均每人攤得耕地少者，其生活確甚低下。

(2)我國人民生活低下，確係因平均攤得耕地太少，並無其他緣

(2)各國國力強者，確在企圖減少人民之生育率。

第四、愚謂國力之增強，根本不繫於人民生育率之減少。

以上數點，係此次土地與人口問題討論之主要關鍵，反面即翁陳

如反對此說，請證明：

(1)國力強弱，繫於人民生育率之增減。

二先生大作之重心，亦係鄙人所大惑不解者。如蒙高明賜教，甚希有以  
卸其惑也。否則，如再以雜亂枝節之辭，為飾非偏袒之說，則愚恕不再費  
辭置辯，以免徒災梨棗也。

### 美國飛行場之總數及其類別

美國航空界之發展，迄今甚為躍進。例如飛行場之數目，最近據該政府航空局所發表之統計，自去年七月一  
日至現在已達二千三百四十三處，而今年七月一日復增至二千四百〇二處，新設者計五十處。茲將其種類錄於  
左：

市立飛行場	七四六	陸軍飛行場	六二
私立飛行場	四九八	海軍飛行場	二六
商務部飛行場	九三八	其他飛行場	一三三
加里福尼亞州	一九二	福祿利達州	一一二
德薩斯州	一三五	俄亥俄州	一〇三
賓夕法尼亞州	一一八	紐約州	一〇〇
密執安州	一一四		

其次為各州飛行場之數目，擁有一百處以上之州，計達七州，列如左：

至於各飛行場中具有完全之照明設備者共計七百〇一處。